

# 陈家毅

## 从侧面建构人生

新加坡建筑师陈家毅 (Tan Kay Ngee) 跨入味蕾的殿堂，不但设计别人的餐厅，自己也在土耳其开餐馆。视觉不是他设计的出发点，造型也不是终极目标，这个文人建筑师喜欢从侧面角度将意念和想法酝酿成美感，打造精彩的建筑与人生。

文 / 胡锦涛

PHOTOGRAPHY BY WONG WEILIANG & DARREN CHAN ART DIRECTION BY ANG LEE MING SPECIAL THANKS TO LES AMIS FOR LOCATION

### 为餐厅安排布局的导演

前阵子Les Amis 法国餐厅装修完毕重新开张，主掌室内设计重任的陈家毅几乎天天在那里吃饭和观察环境，遇到相熟的食客还当起“导游”，带领“游客”参观他的精心杰作，我就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后来他告诉我，每次重复向别人解析自己的作品，其实是很烦的一件事，毕竟他的设计蓝图早在成品完成之前的几个月就已定案，当下他的脑筋已经走到老远的地方去了。他说：“我不会循着同一个方向走下去，不会只专注做一件事，我对前面各种充满潜质和可能性的事情感到好奇，而好奇心是创意工作不可缺少的元素。”

他不想被定型，喜欢做不同的尝试，然后触类旁通，从侧面的角度去发现事物的不同点。他喜欢天马行空、不受限于任何一种艺术媒介的创作方式，譬如：在新加坡的建筑事务所楼下开设画廊“陈家毅艺术空间”、在《早报周刊》写专栏、在北京“新加坡节”展示用三夹板制作的空间设计作品“结构”等，看似与建筑本行无关，但归根究底同样是艺术的表态。

正因为他有这种不断探索和尝鲜的欲望，当人们还在谈论他的重要作品，如：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北京“长城脚下的公社”精品酒店、遍布全球各地的叶壹堂与纪伊国屋书局等项目，他却不动声色地一脚跨进餐饮空间的范畴，一口气设计了Les Amis集团旗下的三家餐厅和一家巧克力店。他表示，设计餐厅就像执导舞台剧，餐厅是舞台，食客是演员，备菜、上菜和食客的举止表现是剧情，而设计师就是这场戏的导演。

“设计师的责任是营造配合食客身份的气氛，因为怎样的格调就会吸引怎样的人。此外，谁看到谁、谁不想看谁、谁明明看到却装作看不到谁，都是这场戏的布局。如果‘导演’安排得当，‘演员’就会自然而然地‘入戏’。在Les Amis的私人厢房，你可以透过玻璃窗看到楼下的食客，但他们看不到你；在贯彻透视概念的La Strada意大利餐厅，你可以很张扬地坐在路旁的玻璃围墙边喝咖啡，顾影自怜。这是人性中的fun and game，‘演员’们都中了我的圈套，很好玩！”

他不仅为别人作嫁衣裳，前年底还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开设泰国餐馆，取名为“Cok Cok”，即土耳其语“很多很多”的意思。最近，这家餐馆被土耳其主要报章《Hürriyet》评选为伊斯坦堡十大最佳亚洲餐馆第二名；另一份报章则列出城中最时尚的去处，“Cok Cok”是唯一入选的餐馆。

### 到土耳其开泰国餐馆

2003年，家毅将事业版图从伦敦和新加坡扩展到伊斯坦堡，与经营酒店业的土耳其籍好友Bekir Kaya合伙成立公司“Kaya on Coast”，计划从事餐馆和酒店业。家毅解释公司名字的含义：“‘Kaya’是合伙人的姓氏，也是土耳其语石头的意思；英文词‘coast’（海岸）反映新加坡和伊斯坦

堡的地理环境，我们希望沿着黑海的石头海岸，将生意一路做到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区。”

他们斥资超过50万欧元，在伊斯坦堡的旺区Beyoğlu买下一栋三层楼店屋改建成餐馆，当然是由家毅亲自操刀设计。他参考传统泰国建筑的木结构，但改用铁作为建筑立面，因为打铁业是当地的传统手工业；餐馆里挂着泰国风味的藤编灯笼，造型则是从土耳其旋转舞找到灵感，同时体现两种文化色彩。

两位老板都喜欢泰国餐，专程从泰国请到曾在泰国驻东京和墨西哥大使馆担任总厨的Nuch师傅加盟。他颇为得意地说：“最近泰国王子过境伊斯坦堡，当地的泰国大使馆还特别请我们的师傅烹煮海鲜餐招待王子，他是王族御用的厨师。”

餐馆坐落在文化区，很自然地成了文化人的集中地。蔡明亮和李康生到伊斯坦堡参加电影节，就专程到餐馆捧场。家毅指出，很多餐饮业者只注重菜肴和装潢，忽略了内在的文化层面。他的目标是打造一个温暖和充满人文气息的空间。

他因为工作忙碌，每次在伊斯坦堡逗留的时间不长，主要是由合伙人Bekir领导一组人负责打理餐厅业务，他则负责锦上添花的设计工作。“我是美术指导，每季或每半年都会更换餐厅里的摆设主题，最近我带了几位新加坡艺术家的美术和摄影作品，内容与餐馆和亚洲都有直接的关联。我不把开餐馆当成工作，而是自娱娱人的消遣。”



## icon people

有很多人上门找他合开分店，但他都一一婉拒，因为开餐馆不是他的正业，加上他与合伙人Bekir的理想是开设多家不同个性的餐馆，而不是复制连锁店。不过，有人提出在伊斯坦堡著名的旧王宫酒店Capri Palace Hotel里开餐馆，使他有点蠢蠢欲动。他说：“我不能在土耳其王宫开泰国餐厅，那太过分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倒想做传统奥图曼帝国美食，把古早的贵族菜谱整理出来，让现代厨师去试验，我觉得会很有意思。”

### 在设计游戏中将真事隐去

此刻，这位不安分的建筑师已经把脚步迈出餐厅，展开其他具有挑战性的建筑计划。

继设计纪伊国屋书局在纽约的旗舰店后，他跟着会为书局打造位于迪拜的新店。纪伊国屋租下Dubai Mall环形大厦顶层四分之三的楼面，约6万平方尺。这个形状刚好能套进一个象征回教的五角星，曲折的线条既是走道，同时构成书店的格局，将不同语文书籍的部门区分开来。工程预计在年底完成。

他在新加坡植物园设计一个能容纳250人的“The Corner Green”宴会厅，两大两小的欢宴场地，凑起来刚好是个蝴蝶造型，与周遭的绿意相得益彰；弧形玻璃墙面让置身其中的宾客有360度观赏花草树木的宽阔视界，是巧妙借景美化室内环境的成功案例。

新加坡知名广告人林少芬也委托家毅为她设计位于三巴旺海边的新家。房子一边面海，另一边靠近公园，悬浮在半空的主人房将海景和绿林一览无遗；天台上有个无边际泳池，让视野延长到天边。他指出，这样的设计既充分利用景观，也反映出女主人的胸襟——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广告词“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正是她的名句。我说明年初房子设计好了就一定要安排我去参观，他说没问题。

许多建筑师喜欢在创作时留下签名式的线索，家毅却刚好相反。他说：“我做设计时就好像跟自己玩游戏，玩到一个程度，自然懂得如何‘将真事隐去’，不露出明显的痕迹。如果要我将我的设计归纳出一个抽象的共同点，那应该是对材料的运用吧。我喜欢将一种材料从人们认定的样子做成另一个样子，制造意想不到的惊喜，这是一种设计上的twist。此外，我不会从造型入手，而是以材料和需求为重。”

我想起春节时跟朋友带鱼生到他家去，不小心把红酒洒到木头桌面，他第一时间很认真地把它擦干净；这次和他在玻璃桌前做访问，秘书端来蛋糕，他不自觉地中断话题，轻轻暗示：“是不是需要个垫子？”我以为他是个龟毛的洁癖者，他摇头说那是职业病，他对建筑材料非常敏感，也很爱惜。

### 一个地球三个家

家毅在新加坡、伦敦和土耳其各有一个家，同时也是他的建筑事务所，因为讨厌上班，加上建筑与设计工作可以是没日没夜的，在家办公最适合他。

他说：“那天在构思设计概念时，突然想到《牡丹亭》，就马上从书架上抽出来看，这是办公室与家居结合的好处。”

1980年，他负责伦敦建筑联盟学院(简称AA)深造。这所孕育了Rem Koolhaas、Zaha Hadid等名牌建筑师的知名学府，不是教学生如何盖房

子，而是把建筑的涵义推展到艺术层次，给他带来很大的启发。

他学成后留在英国工作和教书，1990年在伦敦创业成立建筑事务所，那个家是他事业的起点和灵感的泉源。如今，他每隔几个星期都去伦敦一趟，在工作之外也吸收文化养分。

1996年，他在新加坡开设建筑事务所，7年后又到伊斯坦堡开业。身处这座横跨欧亚大陆的城市，文化差异带给他很大的冲击，也刺激了他的创作能量。翻看前年出版的散文集《重顾草莓地》，内容是



他在伦敦与伊斯坦堡两地的生活，我发现，他写伦敦的部分笔触充满英式幽默和嘲讽，像个彻头彻尾的伦敦人；写伊斯坦堡就带有旅人巡游探秘的好奇，显然是这座城市的新客，人与城市仍处在蜜月期。

他点头说：“我对英国比较熟悉，因为前殖民地子民身体里有一部分已经是英国人了。至于伊斯坦堡，我不太懂当地的语言，但我喜欢这样。我曾在意大利住过一段时期，当我学会了意大利语，却看清社会上可恶的一面，反而觉得很沮丧。我想保有对伊斯坦堡的那份神秘感，所以一直没有很努力地去学土耳其语。”

除了这三个家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使他为之神往——日本，因为日本人尊重文化的态度是亚洲人少有的。他在日本看到很多古老中国文化的踪迹，特别是唐朝时代的中国，使他对日本分外感到亲切和熟悉。

### 文字使艺术道路更长远

在新加坡，家毅原本住在加东一栋土生华人房子，那是我见过的同类型房屋中最有特色的一间。楼上书房的雕花门窗望出去是蓝天和橙色屋瓦，柜子和桌面上摆放大大小小的毛泽东瓷像，与简约和充满当代触觉的室内设计互相对照，混合成一种奇妙的和谐感。两年前听说他要搬家，我和几个朋友都妙想天开，不自量力地希望他会开个好价钱把房子卖出。

结果他把房子让给妈妈住，在Duxton Hill买下另一栋双店面的三层楼土生华人房子，一楼辟为画廊，二楼是办事处，三楼是住家，还变本加厉设计了个露天浴室，冲凉时可以俯瞰牛车水的旧楼新厦。

客厅的书橱放满了书本，他自认看书口味很杂，最近在看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和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中学时期，他定期给《学生周报》、《蕉风》和《新明日报》文艺副刊投稿，1974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不完夏》，那年他才18岁。建筑与设计是视觉的专业，他却有很强的文学根基，在同行中是个异数。他认为，因为有了文字，使得他的艺术道路能走得更长远。

“我不是从视觉出发，而是将一些想法或原本不属于艺术的观察，发展成

一种概念，再提炼出一些设计语汇，组织成新作品。我很庆幸可以写东西，建筑牵涉到很多人力和财力资源，建筑师一旦退休就真的是放下一切，而写作是一人操作的事，我可以让这个兴趣一直保持下去。”

房子很大，可他并不觉得孤独，因为他懂得自我娱乐的道理。他说那天睡不着觉，便起床看书，跟着再看一套日本电影《黄昏清兵卫》，终于把这一系列武士三部曲看齐了。意犹未尽，又翻看电影原著小说，然后才心满意足地上床。

“我会随自己的性情、需要和环境去塑造自己的家。你说这样的家很现代吗？其实不然，你和朋友在周末晚上来我家喝酒，就像唐诗说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和古代人旧雨新知共聚谈天的情景很相似，不也很传统吗？这是人生很痛快淋漓的事。”

这位文人建筑师不只善于建构家园，更懂得设计生活。如果人生是一台戏，他肯定是胜任愉快的导演。◆

1. 陈家毅在伊斯坦堡开设的泰国餐馆“Cok Cok”。  
2. 陈家毅摄于他在新加坡的家。